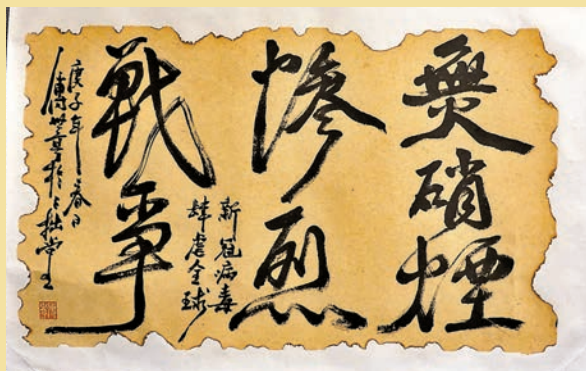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◆《無硝煙慘烈戰爭》



◆傅世亨的篆刻作品。



◆傅世亨藏品《松下賞畫》
(宋代 劉松年)



◆三拙堂金石書畫會藏《新安派山水》
(江注)



◆傅世亨藏品《山水畫》
(明代 楊文聰)

◆傅世亨藏品 人物山水冊頁 部分
(清代 韋子鈞)



◆展覽現場

篆刻家傅世亨

從藝五十載作品藏品同賞共樂

藝術家鮮有將自己的收藏品與作品一起展出，但若是真正愛藝術，又何妨將兩者同時與觀眾分享？篆刻家傅世亨近日以「從藝五十載書畫印及古今書畫名家藏品展」，將他五十年來的書畫印作品及自己的收藏品一同展出，一共百餘幅作品中，半數是他的創作，半數是他的「喜好」，我們或可從中發現藝術家在其漫長從藝生涯中，醉心追尋的美感與境界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
傅世亨於1973年從中大藝術系畢業，至今剛好五十年。五十年中他在書法、篆刻、繪畫方面不斷鑽研，開班教學桃李滿園，他也流連於古玩街、拍賣行，搜羅了大量「心頭好」。

藏品之中見藝術追求

收藏中年代最悠久的，是宋代四大畫家之一劉松年所作《松下賞畫》。整幅畫沒有題字，但在作品下方的岩石邊，若細心觀察，便可看到有畫家的簽名。「宋代畫家畫樹的境界很高，這幅畫中高聳的松樹，姿態的氣勢與伸展的力量，是我喜歡這幅作品的原因。」傅世亨平時教學生畫畫，都會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藏品作為教材，這棵大松樹就是很好的典範：「大部分古代畫家畫樹，都會畫得比較纖細，這種粗壯的枝幹是比較難表達的。」畫面中文人在樹下舉辦雅集賞畫，畫中人眼目清晰，黑白分明，與如今畫外賞畫之人相映成趣。

「我的收藏中，真正名畫家的作品不多，這一幅已經算是最大名氣的了。」傅世亨笑言，自己收藏講求隨緣，不刻意尋找，比起作者知名度，更關注作品的藝術性。他收藏每幅作品，必是為畫中某個特色所深深吸引，比如一幅明代楊文聰的《山水畫》：「這幅畫中的樹形、石形，與同代畫家的畫法很不相同，是很獨特的風格，石與山的組合也很罕有。」一幅名不見經傳的《富貴鼎盛》，傅世亨卻看中其中拓印與水墨結合的特色，覺得清雅之中不乏趣味。

藏品之中，傅世亨鍾愛純藝術性的文人畫，如一張江注所作的新安派山水畫，畫中嶙峋山石錯落有致，另有一組清代韋子鈞的人物山水冊頁，每

張背後記述了蘇東坡遊赤壁、蘇武牧羊、倪瓚洗桐等故事：「這組畫的構圖、線條、墨色分布、趣味性都處理得很好，屬於精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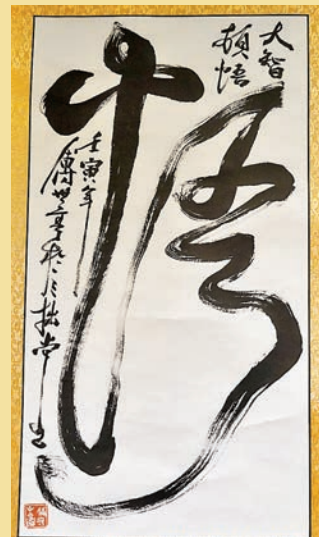
因展覽覆蓋了傅世亨整個從藝生涯，不少展出作品已經被他的學生或朋友收藏。今次「借」回來展出，學生更在各自藏品旁寫下自己欣賞與收藏的理由，師生情誼與對藝術的共鳴在此中體現。

情誼同藝術代代傳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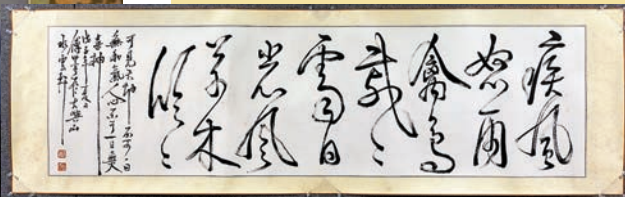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展覽一隅，亦掛着傅世亨恩師丁衍庸的一幅蘭竹圖，早在新亞藝術系讀書時，傅世亨曾跟隨丁公學習篆刻，一直持續到1978年丁公去世。丁衍庸畫這幅蘭竹圖是課堂示範，蘭竹葉多以中鋒繪就，與其他畫家繪蘭竹的方法很是不同，其落款寫予傅世亨收藏。

近年傅世亨鑽研潑墨作品，多了很多想像空間，但也不失與現實的關聯，他採用先潑墨再繪畫的方法，在意境之中加入內容，如作品《孤舟萬里行》就是在潑墨的留白處，繪上瀑布、河流及一葉扁舟，展現藝術家獨求索的狀態。疫情之中，傅世亨也有感而發創作了許多書法作品，如《無硝煙慘烈戰爭》表達災情的嚴重和心情的低沉，寫成之後用火燒紙張的邊緣，達成特殊的效果。

多年來的篆刻作品，亦是今次展覽的重要部分。可以見到對時代的關懷與思考，也融入了他的篆刻創作之中，出現了《棄疾去病》、《病毒無國界》等等作品。「不管是傳統書畫、篆刻還是繪畫，我都希望可以將之向前推進，令之有新意和時代性。」傅世亨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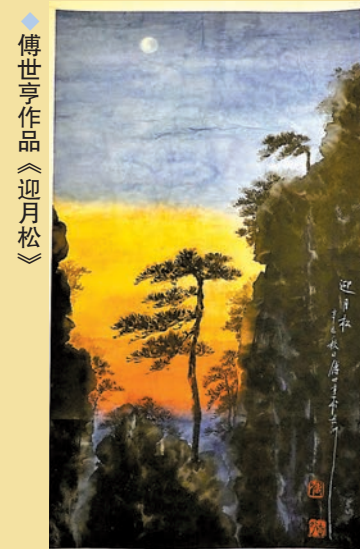
◆傅世亨作品《悟》



◆傅世亨作品《疾風怒雨，禽鳥咸威；雲月光風，草木欣欣》



◆傅世亨作品《墨竹》



◆傅世亨作品《迎月松》



◆現場大部分作品都為傅世亨的學生所收藏。

鍾大富岩彩藝術展 探賞璀璨「石中花」

岩彩畫是以礦石研磨提取顏料創作的繪畫，其歷史悠久，最早可追溯至敦煌石窟的壁畫。但不同於印象中敦煌壁畫的斑駁，岩彩其實是鮮艷程度很高的顏料，其特殊的質感、光澤及非水溶性的特質均反映着礦物的原始屬性，以及與自然界的緊密關連。近日，新藝潮畫廊帶來《石中花——鍾大富的岩彩藝術》展覽，展出藝術家鍾大富十餘件紙本岩彩作品。

是次展覽展出鍾大富的最新岩彩力作，包括向梵谷致敬系列、刺青系列，以及水舞自然系列。藝術家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後前往日本留學學習版畫，同時也被岩彩這種特別的媒介吸引：「我最早的創作主題是花，因為那時在

4月去到日本，又在4月畢業，櫻花盛開的場景令我記憶猶新。」鍾大富曾探索過不少創作主題，最近又開始畫花，他笑言是年紀大了的緣故。

向梵谷致敬系列創作於兩三周前，是鍾大富的創作生涯和個人藝術風格上的轉變與突破，其中《向梵谷致敬II》就是以太陽花為主題。鍾大富介紹，梵谷早期的作品色調灰暗內斂，晚期在印象派的影響下用色漸趨濃厚鮮艷，風格變得自由奔放，筆觸粗獷有力：「這兩幅新作比起之前的作品而言更加



◆《舞動之花》



抽象且富有激情，我想以此表達梵谷的藝術精神。」

鍾大富研習創作版畫多年，他將絲印技巧帶入岩彩創作中，令畫稿處理更加方便。香港少有岩彩藝術家，鍾大富亦成立了香港岩彩藝術學會，希望推廣岩彩這種繪畫媒介。「現在比較受關注的是宋代之後的繪畫，宋以前的繪畫是被忽略的。我認為唐代以前的繪畫應該受到重視，岩彩畫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。成立學會是希望可以吸引一些年輕藝術家，未來帶他們去敦煌遊學，學習岩彩技巧和藝術精髓。」 ◆採、攝：黃依江

中意藝術家「親密接觸」 「文化絲路」共繪水墨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）「以心靈映射萬象，代山川而立言」。藝術是人類共通的語言，國與國、城與城之間的跨文化交流，利於促進彼此民心相連。「當米蘭遇上溫州——中意藝術家溫州寫生與展覽」近日在溫州舉行，16名中意藝術家以實地寫生、藝術展覽、學術交流等多樣形式切磋「技藝」，令西文藝復興之城與東方千年商港擦出藝術的火花。

溫州於2018年啟動「遇上」系列對外文化藝術交流，此前已成功舉辦中、法、英國藝術家寫生、展覽與對話為主題的四場主題活動，作為「遇上」系列的第五場，今次活動邀請了16名中意藝術家到溫州參加為期10天的藝術展覽、實地寫生、學術交流和講座，年末則將移師意大利米蘭布蕾拉美術學院的米蘭藝術家之家，舉行「當米蘭遇上溫州——中意藝術家溫州寫生與創作作品展」。「當米蘭遇上溫州」也是溫州首個被列入文化和旅遊部「文化絲路」計劃的項目，旨在加強「一帶一路」文化和旅遊交流合作。

溫州市文化旅遊廣電局副局長李方喜表示，當米蘭遇上溫州，是一種特有的溫情和浪漫。米蘭是世界時尚藝術中心、世界設計之都、世界歷史文化名城；溫州也是一座古雅與現代輝映、時尚與詩意交融的城市，是「東亞文化之都」、中國



◆中意藝術家共同創作的國畫《牛》。

受訪者供圖

國家歷史文化名城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，這場東方美學與西方印象同頻共振的視覺盛宴令人期待。意大利米蘭布蕾拉美術學院的安德烈亞·德爾·古爾丘則表示，古往今來，藝術家們在遙遠的地方「教育旅行」和「駐留」，創造了非凡的文化遺產，在此寫生的意大利藝術家們，也通過旅行和交流，拓寬經驗維度，實現與溫州、與中國這片廣袤空間的親密接觸。

「我們用東方人的視角看世界，也想知道世界用怎樣的眼光看東方，稱之為『他者眼光』。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、大理大學滇西民族藝術研究院院長周建朋認為，這種交流的意義在於，正在尋找各自藝術路徑、不同國度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，一起進行山水、人文調研，從城市到鄉村，從山水到人文，通過藝術這個媒介，深度交流和互鑒。